

李涵秋著

戰地營花錄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

战地莺花录

下

李涵秋 著

向东 瑞麟 校点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

第十四回

捕间谍全营哗变 释兵权志士宵征

方钧不得已搭讪着向赵珏问道：“伯母同令妹等在故乡里想还安好？”赵珏听他问到这一句，猛然触起赵瑜在家里将方钧戒指烧毁的事迹，不由脸上红了一红，忙含糊答应道：“合家托庇均皆安好。不瞒吾兄说，只是林家小姐已不在福建了，我跑回去却赶得一个空。”方钧大笑起来，重行问道：“哎呀，林小姐为何好好的不在福建？他这一走不打紧，不是白白辜负了你一番的热心？室迩人遐，可想你近来心绪也很恶劣了。”赵珏叹道：“美人薄命，自古已然。林小姐不幸也生得这副花容月貌，便因为这上面，几乎将性命白丢掉了。”方钧虽是少年英武，然而听了这样话头，也就不免大大吃了一惊，忙追问林赛姑的遇险始末。赵珏便将如何随着家眷往赴广东，行至石龙镇地方，在火车上露了一个军官眼目，遂想出法子来将赛姑劫夺回去，意思之间，想纳为簪室。方钧恨恨的说道：“军官么，这些事迹应该是他们做的？我常说我们中国掌握兵权的人，没有别的本领，遇上峰则胁肩谄笑，待百姓则敲骨剥肤。另外还有一件长处，见了人家女子，稍稍有点姿色的，不是暗骗，就是明抢，仗着他那手枪利害，真是无恶不作。像这样倔强，便该遇见敌国里人，也须同他们决一决胜负了。谁知他们的态度却又不然，人家枪声还不曾响，早一溜烟的抱头鼠窜，只恨爷娘少生着两只

腿脚，纵是带了点伤痕，也只须在他们脊背上仔细去数。若讲到胸腹上面，却是光滑滑的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据吾兄适才所说，林小姐随着他的父亲就职督署，论这姓陶的也要算是同他家文武一体，休戚相关，路途之间，不去保护他们，也就缺了同僚情谊。何况再行去渔猎颜色，为鬼为蜮，叫他同骨肉流离，生死抱憾呢。我想林小姐他也是个宦门后裔，一定不会屈身俯就。咳，到了这时候，怕这位小姐性命定然要危乎其危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姓陶的不是在南军里充当着营长，那厮全然不知道战法。有一次他驻扎的营棚却好紧对我的火线，他冒里冒失，也不晓得防避，被我们迎头痛击，几乎叫他全军覆没，以后死也不敢同我对垒。你看可好笑不好笑？”赵珏也笑起来说：“他的位置，原是打从别的上面夤缘来的，他原不知道什么叫做‘火线’，可惜白白的送了无数兵士性命，也是冤枉。至于他劫林小姐回去，却不曾损着他的毫发。因为他娶的一位夫人非常利害，看见他挟着一位如花美眷，哪里容纳得下，立时雌威大发，狮吼震天，一转移之间，这林小姐不为夫婿之小星，转作闺人之爱宠。林小姐虽然是个袅袅婷婷的女孩子，任他手段，便是寻常须眉也还及不来他的权变。他居然能将机就计，把一个陶家夫人骗得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。这一点清白之躬，遂不至为奸奴所污。”

方钧慌忙以手加额，笑向赵珏说道：“原来林小姐有如此胆量，如此心胸，化罗刹为天堂，易戈矛而衽席，真是吾兄将来一生之福，可敬可贺。自此以后若何结局呢？”赵珏笑道：“到了广东之后，陶夫人亲自将林小姐送还他的父母，说他家小姐在路间为强人劫夺，是他们军队保护着出险的。可怜林小姐的父母，

只须他这位爱女好好还家，其余的事迹也不再去追究。固此他们两家转非常亲密，小姐同陶夫人常时往来不绝。”方钧笑道：“这可以算得是‘不打不成相识’了。吾兄得了这样消息，大约也可以将一条心肠好生放下，否则替吾兄设想，那时光景委实好生难受呢。”赵珏笑道：“天乐所论，自是不差，林小姐这事，不独兄弟悬心，即以舍妹而论，觉得尤其关切。我此次赴粤的缘故，全是舍妹逼着我去的。”方钧惊问道：“原来赵兄此行还是从广东来的，并非从福建来的？”赵珏点点头，又将在福建遇见宗久安同武星斋的事迹约略告诉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宗久安原是陶如飞兄弟，我寄居广东时候，东道主人便全是宗久安替我做了一个地主，”说到此处，方钧便又四面望了望，除得刘镛同郝龙陪坐在席间饮酒，其余帐下还立了几名卫队。方钧向他们说了一句，说：“你们可以各自归寝，此处不消你们在此伺候，若是我有什么分付，再行传唤你们进来不迟。”那几个卫队连连答应，径自出帐去了。

是时已是敲过三更，夜凉如水。方钧立起身来向赵珏笑说道：“自家弟兄们，原没有什么可避的嫌疑，但是他们不知进退，怕听见吾兄新近打从南军那边而至，不无私相疑议，所以兄弟打发他们走开，好让我们讲话。照吾兄这样口气，觉得吾兄此行不专为寻访兄弟而来，或者其中另有缘故？只是可惜兄弟已经以身许国，吾兄苟有意见，还须先行斟酌，可讲的则讲，不可讲的还宜缄默，不要伤了彼此情谊才好。”（刀斩斧截，我爱其人。）这几句话转把个赵珏说得毛骨森竦，暗念这事好生不妙，我此来原是替宗家弟兄作说客的，如今被他这一番话将我噤住，叫我如何启口呢。心里虽这般想，面上依然不露出来，忙笑着

说道：“吾兄真是多心，南北目前虽然以意气相争，论其究竟，毕竟都是同胞，何必显分畛域。只怪兄弟同林小姐爱情浓挚，一抵广东时候便想去晤他颜色。知道陶夫人同他有一番情谊，所以夤缘得宗久安住在那里，千方百计哀恳陶夫人将林小姐接得来，与他面会了一次。不料陶夫人有挟而求，震于吾兄鼎鼎威名，怕他夫婿有点差池，不获安然遄回故里，便嘱付兄弟到此谒见，意思请吾兄‘穷寇勿追’，是凡遇见陶营长的军队，稍稍让点地步，好留着异日相见。”方钧正色说道：“吾兄这话又错了。他是南军，我为北派，既马牛之不相及，又胡有情义之可言？老实说，即以吾兄而论，此时入营闲话，原是看的当初同学之好，又因为吾兄未尝受过南方委任，本无嫌疑，不妨把酒畅谈。哼哼，若是吾兄不自揣度，真个为他人的间谍来营窥探动静，或是想来劝我与他们联络，我方钧虽然认识故人，我的军法却只认识奸细，准你翩然而来，却不容易许你安然而去。我看赵兄还是见机的好，休得扰我军心，紊我法纪！”方钧愈说声色愈厉。郝龙插口说道：“席间叙旧，赵先生最好不必牵涉军事。我来陪赵先生多饮一杯。”刘镛听见吃酒，更不怠慢，立刻端起杯子咽咽的喝落肚里，将杯子向他们三人照得一照。赵珏只得趁着他们热闹，也就随意喝了几杯，不再提起适才的话。方钧觉得时候已是不早，站起身来招呼人将酒筵撤去，便留赵珏在帐中下榻。

次日清晨，方钧更不迟延，当即检齐了营中册籍，并关防等件，准备移交给那新营长。一直等至早饭时候，并不曾见那新营长出来。方钧十分焦躁，便向身边一个兵士问道：“新营长还睡着不成？”那个兵士垂手回道：“当营长未曾起身之先，那新营长已经出营，只分付了我们一句，说：‘营长若是问我，说我

停一会就来，此时且不必去惊动你们营长。”方钧想了想，猜那新营长或者另有别事出营走走，且等他回营再行交代他的簿册不迟。横竖闲着无事，只得背着手踱入赵珏住的那间房里。赵珏业已在那里盥洗，见是方钧，不禁笑着站起身来迎接。彼此刚待说话，远远的猛送来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，并向半空中放了一排枪。方钧猛的掉转头来，凝神向外间静听，怕是南边军队侦探到我这里新旧交替之际，带兵来攻我无备。正沉吟之顷，外间已跑入一名兵士，仓仓皇皇的向方钧报告，说：“不知何意，那位新营长忽然带了两营大队，将我们的营址全行包抄过来，口口声声只喊着叫我们将营长同南军那个姓赵的奸细捆绑出去，万事干休，否则立刻逼我们纳缴枪械，全营遣散。急请营长示下，究竟怎生办法，好让弟兄们大家预备。”方钧听见这个消息，只急得目瞪口呆，说道：“这是打哪儿说起？他也不察一察我们的细情，竟自捕风捉影，加我这种罪名。”又向那个兵士说道：“你赶快出去替我告诉他们，我停一会便出营同那新营长相见，便是到了团长那里，我自有话分辩。他几曾见我这营里藏着奸细？”那个兵士还不曾转身，赵珏早拦着说道：“天乐，你此时如何可以出营？这件事全是我招惹出来的，以至累你受此疑谤。最好将我绑了献给他们，你的冤屈可以不辩而自解。”方钧正色说道：“大哥这话太小觑我方天乐了！莫说你本非奸细，不合听人诬蔑，即使你真个是替南军出力，今日既然在我营里，我同你又是姻眷，也不能白白的让你陷入他们网罗。拚着我不再想在政府里吃这一碗军界的饭，总要同他们折辩折辩，便是死了，也落得个清白之名！”方钧一面说，一面便挥手命那兵士出去。

那个兵士快快的向外边走了。不多一会，又听见全营哗噪

之声如潮而起，一口同音，都喊着说是“我们方营长平时看待我们仨同骨肉，昨日新营长径来接事，我们业已各抱不平，因为营长谆谆劝嘱，叫我们服从命令，不可滋生事端，所以暂时忍耐。看那入娘贼的团长将我们营长究竟怎生发落。如今益发混闹起来了，便诬栽我们营长私通奸细，要想置营长于死地。我们都是衔齿戴发，父生母养的好男子，哪个没有良心，忍白白地叫那些入娘贼来坑害我们营长！我们已是同心合意，没有别的方法，先公推一个人来向新营长那里去接洽，替我们营长剖白一番。那厮若是肯听，我们也不敢生事；万一他不答应，我们拚着散伙，各自回家去做生意，断不愿意再向新营长那里听他调遣！”一唱百和，那一遍震天价的声息，煞是叫人听着害怕。

方钧虽然在里边竭力禁止，哪里禁止得住。赵珏瞧见这个机会，知道人心可用，旋即挺身上前，轻轻将郝龙唤至面前，低低嘱咐他几句。郝龙欣然应命，跑出营门，跨了一匹快马，飞也似的向新营长营里驰去。不曾隔了有一杯茶时候，郝龙已是连爬带跌撞入营里来，一一的告诉大众，说：“赵先生适才分付我到新营长那里，替我们营长竭力剖白。谁知那个新营长一味恃蛮，丝毫不讲情理，限我回营在十二小时内，必须将营长同赵先生双双献出，还要我们缴还枪械，各自散伍，方才可以息事。我更待同他辩论，他竟自发了命令，叫兵士们将我打出营来，又扣留了我骑去的那匹快马。”郝龙的话还不曾说得完毕，那时候全营兵士益发愤不可遏。帐外早又跳出一个长汉，胁下挟了一枝快枪，不待方钧发落，嘴边打了胡哨，那些兵士们也就随着站起队来，立待出发。赵珏一眼见是刘镛，知道他使起性子，

便连方钧也有些畏惧他，暗暗欢喜，忙近前将刘镛先行拦着，叫他不用匆促。刘镛急得跳道：“都是你这位赵大哥，昨夜不知怎生跑向这里，闯出偌大乱子。祸事已在眉睫，你还来拦着我，不去同他们厮杀，难不成真个要我们将方大哥送得出去！”赵珏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也要想个万全之策。你算是十分勇猛，然而论起他们人数，到底比我们多出一倍，若不使点小小妙计，如何可以取胜？”刘镛将枪向地上一掼说道：“我便依你，看你这军师怎生用计！依我没有别的话讲，只是同他们拚命。”赵珏此时更不同他多讲，依然将郝龙唤得近前，附着耳朵向他说了几句，郝龙随即迈步走出营外。方钧看见他们如此作用，知道势在决裂，也没有别法可想，只是顿足长叹，慨然说道：“可恨可恨，我们中国人简直毫无道理！我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们一定要陷我到没有路走的地步，你叫世界上稍有气节的志士焉得不灰心短气哩。”

且说郝龙领了赵珏的言语，便驰向营外，对着他们前队高声说道：“奉方营长的命令，请贵营暂退十里，营长当将奸细捆绑出来，并亲自单身到贵营里，听候新营长若何办理，决无貽误。”前队里听见郝龙所讲的话很近情理，立即传禀了那位新营长。新营长大喜，当时传下命令，分付向后面退去两营之众，约莫也有七八百人，登时翻翻滚滚的掉转身子便走。这个当儿，方钧的营里见他们大队业已移动，猛的开枪痛击，那枪弹子像雨点一般，只顾从背后劈劈拍拍的打来。新营长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用的是计，直待他阵线一动，勒也勒不住的时候，所谓“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”，这都是赵珏在那里调度。方钧也无可如何。及至新营长再要转来迎战，那时所有兵士已被他们打得抱头鼠

窜，锐气全失。况且方钧全营的兵，都挟着一团愤愤不平之气，各自为战，一可当十，十可当百。新营长所带来的士卒，本不预备开战，又是些贪生怕死的，怎生抵敌他们得过？勉强还了几排枪，旋即纷纷逃窜，直向荒村大道上驰去。后边赵珏刘鏞率领大队乘胜追逐，足足赶了有十二三里多路，方才停歇。那个新营长检点人数，十已去了六七；回头看见追兵已远，大家腹中饥饿起来；又苦于乱山之中无多居民，所有军士已不成队伍，各人背着快枪，四分五落的去向村中掳掠牲畜。居民看见他们这种模样，吓得惊啼走避，一村中霎时大乱。兵士们正在兴高采烈，不防从山凹里起了一片枪声，接连便是一队南军，打着鲜明旗帜，迎头痛击。这些兵士们哪里还有抵御能力，抛下许多枪械四散奔逃。赵珏同刘鏞的军队，又已一步一步的在后面蹑踪而至，同着山里出来的南军会集在一处。这一次新营长所带的两营可算全军覆没。还亏那新营长两条腿跑得快利，毕竟被他逃回旅部，报告这番损兵折将去了。哈哈！读书诸君读至此处，只知道那个冒冒失失的新营长不识进退，上了赵珏赵大哥的当，还不知道那个号称“有军事学识，屡战屡胜”的方营长，轻轻的也上了赵珏赵大哥的当，其中原委，若不待在下详细叙来，究竟不得一个清楚眉目。

且说陶夫人自从将赛姑小姐接过来会见赵珏以后，赵珏虽然不曾得着什么佳趣，然而那个陶夫人却算是替他尽了心力，因此便有挟而求，日日催逼着宗久安同赵珏一齐往湖南设法去救他的夫婿。赵珏没奈何，只得拣了一个日期，同宗久安两人束装就道。及到了湘省之后，其时方钧正是烂然战绩，顾盼飞扬的时

节，着着进逼，逼得那些南军躲避不敢同他开战。宗久安将赵珏引入他哥子陶如飞营里，陶如飞正在呻吟床褥，原来开战之顷，右臂上中了一颗枪弹，虽然经军医用药敷治，不至有性命之患，然而他是个柔脆不堪的肢体，（偏是做军官的肢体“柔脆不堪”，令人发笑。）经此大创也就十分苦楚。宗久安先行安慰了一番，后来又将赵珏同方钧自幼交好的话告诉了他，“此次请他到此，原想借重他去说动方钧，劝他不必同我们这边苦苦做对。在哥子看来，这主意还使得使不得”？陶如飞听了，始则点首不语，继而叹气说道：“那方营长的为人十分可恼，先前我们这里也曾设法着人去向他接洽，他一味的恃蛮不理。据他的意思，简直想同我们见个高低，不将我们这边平服了，他死也不肯甘心。这个人要算是个不达时务，其实他便死命的替北政府里出力，不见得政府里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给他。我们若一定同他讲究实力呢，原不见得操必胜之权。然而我们已拿定主意，同他相持一天，算是一天，他要开战，我偏不与他开战，看他怎生奈何我们！今天赵兄此来，兄弟固是十分快慰，然据你的口气，便想将这方营长运动过来，怕还是水中捞月，断然没有指望，且放着再看机会罢了。”宗久安听了，也自没有话说。转是赵珏心里暗暗称奇，说：“不料方天乐这一个少年陆军学生，他公然有这本领，叫南军听见他便亡魂丧胆，而且立志坚定，不为浮言所摇，不愧名将风度。可惜北政府不知使用人材，仅仅叫他做了一个营长。长材短驭，千古伤心。我此番虽是答应了替他们向方钧接洽，照这样情形看来，此事却委实有些棘手，况且方钧他是屡获胜仗，其气正盛，我便前去会他，他听见我这些不近情理的话如何肯降心相从呢？”

赵珏自此在陶如飞营里住了有好多日子，只是闷闷不乐。陶如飞伤痕渐愈，得了暇便去会晤陶旅长，并告诉他赵珏此来的意思。那个陶旅长也正在筹划方钧的事件，没有一个头绪办法，听见这话，便命陶如飞去将赵珏请来，大家从长计议。

这一天赵珏便往见陶旅长。陶旅长看见赵珏人才表表，兀自暗暗钦佩，开口便问若何去运动方钧之策。赵珏摇着头说道：“这件事并非是我不肯尽心，委实这其间有许多妨碍。若是那个方营长初抵湘省，未立战功，学生以当年同学之情去同他求见，兼告诉他南北情势，以及曲直从违的道理，他倒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，或者觉得我们这边‘护法’二字名目正大，他竟翻然改计，倒戈来降，亦未可知。如今不幸两军相见已历多时，他一边替北政府里立了许多功绩，一边又同我们这边结了不共之仇，你叫他焉得不着着进行，希图大举。凭我这一个人同他的交谊，如何可以轻轻将他说转过来？”陶旅长听到此处，不由愁眉双锁，将手掌搓了几搓，说道：“照先生这样讲法，简直觉得这种计策没有指望了。如今是同他打仗，是打他不过，这方营长一日不除，便是我们南军一日的心腹大患。先前我还不肯将这叠叠败耗去报告我们政府，总想恢复过这一口气来，替我们大家保全面子，如今更不消说得，老实同这方营长拚一拚老命罢。我在明日便打一电报给政府里，叫他将驻扎衡山以南的几支黔桂军队一齐遣发到此，大家进力去杀他娘。他左右不过一营多人，也不是铜浇铁裹，三头六臂，我们十个人打他一个，总还不至再输给这奴才了。”

赵珏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方营长手下虽只一营，他后面也还有一旅之师，远远的做他后应。旅长这里会添兵，他们那里不

见得便没有兵来帮助他同我们对垒。”陶旅长其时尚未及答言，侧首却好坐着一位参谋长在那里听他们发这些议论。此刻见赵珏说到北边旅部添兵相助方钧的话，慌忙插口说道：“这一层赵先生大可以不必为虑，那个方营长目前所处的境遇，兄弟却侦探得十分清楚。我知道那个方营长这时候败固足以为罪，胜亦未必为功。他仗着他这一团血气之勇，一意孤行，其实那团部里不满意他的人很多很多，巴不得他一败涂地，如何还肯添兵助他进战？兄弟所以说这一件事，赵先生大可以不必为虑。”赵珏听见这话，猛然触动一件心事，疾忙追问道：“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？北军虽然不讲道理，难不成不希望自家去打胜仗，转思量打个败仗之理。其中委曲，还望详细示知，以便学生斟酌进行，勉答陶旅长嘱托之意。”

那个参谋长又笑道：“赵先生又未免过于高视北军的程度了。他们看似在一个政府里做事，然而各人有各人的党羽，各人有各人的意见，进则相妒，败则相倾，全没有一毫剖肝沥胆的血性。你想那方营长以一个新进学生，见习不到三个月，便一跃而为营长，这虽然是他的造化，毕竟未可自恃，总须得处处联络感情，好希图同他们沆瀣一气。谁想他不明世事，一味卖弄他的才具，藐视一切，指挥自如。同营的人固然入不得他的眼睛，便是他的堂堂上司闻人镜，他也是退有后言，大不满意他的举动。新年在京城里，他们彼此还大大的闹了一场意见，几乎决裂。”说着便将当时方钧因为出兵问题，挟制副官寻觅团长的事迹，自始至终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所以方钧此次单独带领一营先趋湘岳，并非闻人镜好意，正是要拿他的短处，以为报复自己仇恨之计。不料这方营长偏生了得，竟自负气冲着前敌，